

帝國曆一一八二年，角弓節。

加爾古·瑪庫大修道院，宿舍一樓區域。

「拔劍吧，艾黛爾賈特！」

卡多莉奴手持「雷霆」，皺眉看著兩手空空的紅衣皇帝。

站在貝雷絲房門前的艾黛爾賈特沒有帶上魔斧，但腰間繫著一柄劍，劍鞘上刻有雙頭鷲花紋，卡多莉奴認出那是貝雷絲用過的銀劍。

「為何還不拔劍？難道妳的老師教導妳，碰到強敵要直接投降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伸手按住身後緊閉的房門，啟動剛繪製完成的古代法陣。

從她掌心流出的魔力化為金光融入門縫，包覆住整個房間。

「老師的房裡藏著什麼？為什麼妳要……」

咻！

卡多莉奴躲過身後射來的冷箭，轉頭大吼。

「薩米亞！妳別來搗亂！」

「說什麼搗亂？護衛陛下可是我唯一的任務。」

薩米亞藏身於掩體後方，舉弓瞄準曾經的搭檔。

「任務？妳現在的僱主是誰？」

「呵，猜不到嗎？」

「不要用問題回答問題！」

卡多莉奴面帶愠色，接連擋開前搭檔射出的箭矢，怒氣勃發。

「老師她……貝雷絲給妳的報酬，就那麼豐厚嗎！」

「是啊，大賺一筆呢。」

薩米亞沉聲回答，再度從箭筒中抽出一箭，搭上弓弦。

兩年前的孤月節，帝國軍駐紮在大修道院，即將面臨教團軍進攻。

全軍正緊鑼密鼓地進行戰前準備，貝雷絲突然找上她，暗地裡委託她保護皇帝。

「拜託妳了，薩米亞。」

不僅將所有財產當作酬勞預先支付，還慎重其事地低頭請求，彷彿早已預料到自己會失蹤，薩米亞有時覺得老師好像能看見未來，特別是不好的部份。

「為什麼會想到委託我？」

「妳也是傭兵。」

傭兵的規矩就是拿錢辦事，忠實完成僱主交代的任務，比起恩義之類的理由，會將保護當成工作認真執行的傭兵，更讓貝雷絲感到放心。

對薩米亞的委託被她當作買一份保險，而實際上也真的派上用場了。

「薩米亞，妳何時變成了充滿銅臭味的討厭傢伙？」

「跟敵人討論這個沒有意義吧，卡多莉奴。」

「我知道妳根本不是那種人！所以到底為什麼？妳為什麼選擇離開騎士團！」

卡多莉奴不解地怒視著薩米亞，見她不願多做解釋，長嘆口氣，一甩「雷霆」。

「好吧，以前的情誼就在此一刀兩斷，從今天起，我不會再對妳手下留情——」

「接招吧。」

來自第三人的警告截斷了對談，卡多莉奴猛地回身擋下疾襲而來的劍光。

鏘！

眼前是艾黛爾賈特，這位皇帝不但沒趁機逃走，還拔出銀劍與她對峙。

艾黛爾賈特持劍的姿態跟貝雷絲一模一樣，那位教師即使失蹤，仍然具有強大的存在感。

「我的老師教導我，無論戰況如何，都要以保命為優先。」

艾黛爾賈特面無表情地回答了卡多莉奴先前的質問。

「哦……所以，妳打算投降了？」

「正因如此，我不會投降或逃跑——妳沒有本事殺我，賽羅司的騎士。」

艾黛爾賈特平平淡淡的語氣，也跟貝雷絲如出一轍。

「聽說妳現在被稱為『大陸最強劍士』？那麼，讓我代替我的老師，向妳討教一番吧。」

「妳想用那把銀劍，對抗我的『雷霆』？」

卡多莉奴一臉不敢置信，印象中艾黛爾賈特並非有勇無謀之輩。

「妳應該是擅長用斧吧，手上不是還有一把會發光的假英雄遺產嗎？」

「我身為阿德刺斯忒亞皇帝，沒有不擅長的武器。」

艾黛爾賈特雙手握劍，沉穩地保持著貝雷絲言教身傳的備戰架勢。

她是貝雷絲最優秀的學生，這一點沒有人可以超越。而她也持續自我鍛鍊，不容許任何人超越。

不為人知的是，她在實戰中有項長達兩年的完美紀錄：沒有發生過任何失誤。老師不在，艾黛爾賈特不想犯錯，也不用再故意犯錯、等著老師來指正她了。

「當然，我的劍術還遠遠不及老師，但要應付妳……仍是綽綽有餘。」
「真會說大話！」

卡多莉奴哈哈大笑，手上的「雷霆」散發出赤紅光輝。

「我也聽說妳是貝雷絲最得意的門生，就讓我看看妳能撐幾招吧！」
話音落下，卡多莉奴倏地出招，艾黛爾賈特屏氣凝神，舉劍迎戰。

兩人在空地上交鋒數回，卡多莉奴的眼神漸漸從不信轉為驚訝，再凝結為嚴肅。

卡多莉奴曾不服氣地觀察過貝雷絲，也曾跟貝雷絲切磋過劍術，對她的劍技印象十分深刻，如今艾黛爾賈特揮劍、格擋、閃避、斬擊、突刺……每一項動作都有貝雷絲的影子。

她知道貝雷絲對學生一向是毫無保留地傾囊相授，但竟然真有學生能夠百分百吸收進去？她的學生必須反覆地觀摩、練習多少個日夜，才能徹底掌握貝雷絲的劍術，又必須深信到什麼程度，才能將性命完全交付給老師，一舉手、一投足，都遵循貝雷絲·艾斯納的教誨？

卡多莉奴暗中承認，劍技方面，艾黛爾賈特的仿倣確實稱得上是完美無缺，只不過……
「妳的劍充滿怒火，艾黛爾賈特。」

卡多莉奴終於認真正視對手，持有「雷霆」的她所向披靡太久，已快要遺忘棋逢敵手的酣鬥是如何暢快，而這位皇帝在劍術上的造詣尚未登峰造極，卻是指日可待。

卡多莉奴知道，她應該馬上斬殺艾黛爾賈特，這樣不僅能結束戰爭，薈雅大人也會高興。

但她也自知無法成功，一方面旁邊有難纏的薩米亞虎視眈眈，另一方面——
「貝雷絲的劍從來不帶感情。」卡多莉奴忍不住提醒。

「……」
不，妳不瞭解老師。

艾黛爾賈特沒有說出口，腦中閃過盜賊邁克朗餘黨的剿滅戰中，貝雷絲保護她的那一幕。當時，她的老師殺氣騰騰，朝盜賊喉間刺出的那一劍，凝聚了強烈的怒氣。

艾黛爾賈特深深體會到了貝雷絲那一刻想保護學生的心情。她也想用手上這柄銀劍，保護她此生最重要的存在。

但她根本不曉得，老師究竟去了哪裡。

……我好想見妳。

艾黛爾賈特一瞬間陷入了痛苦和迷茫，隨即將這些脆弱咬牙壓制到深處，迅速調整好呼吸，重新展現出無所畏懼的強大。

她要打倒所有阻礙，繼續尋找老師，直到重逢為止！

「……不打了。」

卡多莉奴卻突然放下「雷霆」，回頭望了望全程預備射擊自己的薩米亞。

「不打了，不打了！這一點意義都沒有！」

「哼。」薩米亞認同地冷笑一聲，依舊舉弓對著她。

卡多莉奴再度見識到前搭檔身為一流傭兵的專業素養。

明知卡多莉奴不會再出手攻擊，薩米亞仍然保持警戒。

她現在明白貝雷絲為什麼僱用薩米亞了，但她還是不明白——
薩米亞為何會毫不猶豫地加入帝國軍，選擇……與她作對。

卡多莉奴默默放任兩名敵人離去後，背後傳來匆促的腳步聲。

「卡多莉奴大人，帝國軍已撤出山道了！」

她邊聽騎士報告兩軍的傷亡狀況，邊轉頭望向被封印的房間。

這次的大修道院攻防戰，帝國軍沒怎麼抵抗就撤退了，也因此雙方都幾乎沒有傷亡。

帝國軍的指揮官是皇帝本人，艾黛爾賈特顯然清楚在戰局膠著不明的階段，為爭奪一處據點產生消耗並不值得，以保留最大兵力為原則。

這場戰爭已經打了兩年多，恐怕還會持續下去，直到……

腦中驀地閃過一道灰色背影。

卡多莉奴自嘲地暗笑一聲，甩了甩頭。

望著天邊逐漸消退的豔紅夕色，她邁出步伐，準備去報告奪回此地的喜訊。

數年後。

帝都安巴爾，皇城庭園，臨近政務廳的一個雨亭裡。

「久等了，薩米亞小姐！」

薩米亞回過神，抬頭望著走到面前的傭兵團團長雷歐妮·皮聶利。

「哦，跟陛下談完了？」

「是啊！接下來要去三個地方，我們先去大修道院，再到賈拉提雅領，最後到卡隆領。」

「……卡隆？」

「嗯，傭兵團會在帝國學院卡隆分校駐留一陣子，擔任學生們武技大會的對手……唉，又不能對學生下手太重，我有點煩惱該派誰上場，而且我在想啊，當年我們這些學生遇到的對手，該不會都是故意放水、故意被我們打得滿地找牙吧？」

「妳多慮了，沒有這種事。」薩米亞抱胸笑道。「不用手下留情，各憑實力一決勝負吧。」

「欸？原來當年的對手真的比我們弱啊？」

「是你們這些學生被訓練得太強了。」

「有嗎？」雷歐妮疑惑地思忖了一番，突然想起一事。「對了，聽說卡隆分校有一名蒙著面的白衣教師，劍術好像很厲害呢！」

「啊？」

「她自稱是受到女神指引前去應聘的，在面試瞬間秒殺競爭對手，一下子就被錄取了。」

「女神？」

「對，據說有人目擊到她跟一條白龍說話，不過那條龍這麼小隻，應該不是那一位吧？」雷歐妮稍微比劃了一下，傳聞中的那條龍跟薩米亞隨身攜帶的短弓差不多長。

「還真的很小……」

薩米亞沉思片刻，突然望著某處，微微勾起唇角。

雷歐妮順著她視線看去，老師跟陛下相依著走在庭園步道上，有說有笑地遠去了。

「呃，薩米亞小姐，妳為什麼看著老師她們笑啊？」

「我在笑嗎？」

薩米亞詫異地摸了摸臉，完全沒注意到自己的表情變化。

「可能是因為想起了以前的事吧。」

「以前的事？」

薩米亞二話不說跳下坐著的石台，率先走出雨亭。

「走吧，今天的晚餐我來請客，我們邊吃邊聊。」

「哇！太好啦！」

「順便多告訴我一些……那名白衣教師的事吧。」

薩米亞仰望著覆滿天空的溫柔晚霞，跟團長一起離開了皇城。